

(元)王實甫 原著 周錫山 編著

《西廂記》註釋彙評

下冊

上海人民出版社



卷之四 雜著

四庫全書

卷之四

雜著

四庫全書

卷之四

雜著

四庫全書

卷之四

雜著

四庫全書

卷之四

雜著

四庫全書

卷之四

雜著

四庫全書

卷之四

雜著

四庫全書

卷之四

雜著

四庫全書

卷之四

雜著

四庫全書

卷之四

卷之四 雜著

(元)王實甫 原著 周錫山 編著

《西廂記》註釋彙評

下冊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西厢记》注释汇评/(元)王实甫原著;周锡山
编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ISBN 978-7-208-12069-3

I. ①西… II. ①王…②周… III. ①《西厢记》—
戏剧文学评论 IV. ①I207.3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29759 号

責任編輯 楊柏偉 周 珍

封面設計 王小陽

《西廂記》注釋彙評

(元)王實甫 原著 周錫山 編著

世紀出版集團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號 www.ewen.cc)

世紀出版集團發行中心發行

常熟市新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720×1000 1/16 印張 107 插頁 18 字數 1,472,000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2069-3/I·1224

定價 380.00 圓

(全三冊)

《西廂記》註釋彙評

下
冊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項目

唐六如先生文韻

清俠名著（嵩陽念庵居士手輯）

目錄

驚艷	蘭麝香仍在，佩環聲漸遠	•	一一一
借廂	你不合臨去也回頭望	•	一一二
酬韻	今夜我去把相思投正	•	一一三
鬧齋	佛啰成就了幽期密約	•	一一五
寺警	繡幡開遙見英雄俺	•	一一六
請宴	我從來心硬，一見了也留情	•	一一八
賴婚	虛名兒賺誤我	•	一一九
琴心	別恨離愁，做這一弄	•	一二一
前候	管教那人來探你一遭兒	•	一二二
鬧簡	半晌擡身，幾回搔耳，一聲長嘆	•	一二三
賴簡	便做道樓得慌也索虛咱	•	一二五
後候	從今後由他一任	•	一二六
酬簡	你破工夫今夜早些來	•	一二七

拷艷 他說小姐你權時落後

哭宴 倩疏林你與我挂住斜暉

驚夢 嬌滴滴玉人何處也

• 一二九

• 一三〇

• 一三二

唐六如先生文韻

清俠名著（嵩陽念庵居士手輯）

目錄

驚艷	蘭麝香仍在，佩環聲漸遠	•	一一一
借廂	你不合臨去也回頭望	•	一一二
酬韻	今夜我去把相思投正	•	一一三
鬧齋	佛囉成就了幽期密約	•	一一五
寺警	繡幡開遙見英雄俺	•	一一六
請宴	我從來心硬，一見了也留情	•	一一八
賴婚	虛名兒賺誤我	•	一一九
琴心	別恨離愁，做這一弄	•	一二一
前候	管教那人來探你一遭兒	•	一二二
鬧簡	半晌擡身，幾回搔耳，一聲長嘆	•	一二三
賴簡	便做道搜得慌也索虛咱	•	一二五
後候	從今後由他一任	•	一二六
酬簡	你破工夫今夜早些來	•	一二七

拷艷 他說小姐你權時落後

哭宴 倩疏林你與我挂住斜暉

驚夢 嬌滴滴玉人何處也

• 一一二九

• 一一三〇

• 一一三二

蘭麝香仍在，佩環聲漸遠

有若近若遠者，而人以物留矣。夫蘭麝佩環，鶯身所有，實珙心所留也，是以流連不去乎。若曰：茲者朱門寂寂，粉堞巍巍，小姐安在耶？小姐遠矣。逗「在」字，逗「遠」字。乃獨於人去之後。睇眄既窮。轉若有可即而不可即者。何予我以無盡之慕也。恰合題神。落句悠然。

小姐呵芳徑留踪，不覺心猿欲放，所恨梨花之乍隱耳，借梨花引出「香」字。而竊以爲未隱也。思其臭之如蘭，尚拂襲人之氣。

春陰鎖翠，空教意馬爭馳。所期鶯語之非遙耳，借鶯語引出「聲」字。而無如其已遙也。念伊人之如玉，難遲禁步之聲。不有蘭麝乎，香則喜其仍在矣。出題安頓有法。隨手放「香」字妙證。

不有珮環乎，聲則惜其漸遠矣。

昔聞賈女之香可竊而諧百歲，不願小姐之贈我以芍藥，而願其貽我以蘭麝矣。不知小姐之心許我否，隨手放「送」字。但從懷想之餘，而覺青衫芬鬱有著之而欲透者，此在張生身上。亦淡亦濃，與綠柳之煙相結。顧柳煙句。此衣香之裊裊耶，抑小姐之芳魂，暗出斜扉外也。應作是想。

昔聞漢皋之珮，可解以訂相思。「珮」字妙證。不願小姐之報我以瓊瑤，而願其投我以珮環矣。不識小姐之意屬我否，但使徘徊之頃，而覺素神飄揚，此在崔身上，有隨之而不停者。乍高乍下，偕青禽之轉爭鳴。顧鳥雀喧句。此佩玉之珊珊耶，是小姐之玉趾，潛移曲檻邊也。

想夫深閨弱女，誰無蘭麝之薰，而一觸冰肌則其香倍遠。香與珮，何幸也。誰無佩環之系，而一經微步，則其聲倍和。

吾獨怪小姐之既去，不若香與聲之繞於我側也。從此羈旅萍踪，願在體而爲香。親玉質之無瑕，惹春風而不散。普天下有情人，均有此願。願在裳而爲珮，系楚腰之一擗，垂錦帶以輕搖。吾深望小姐之相憐，意似香與珮之置於其身矣。又作二比，局法整齊。

小姐念我耶，何以流芳未歇，綿綿生幽谷之情。又東二比，句法齊整。

小姐忘我耶，何以餘韻將沉，杳杳有冥鴻之想。

夫安得東風一陣，吹小姐使之出。又安得遊絲千丈，裊小生使之入耶。忽落東風遊絲句，匪夷所思。

雙文既去，張生更從何處着想？露空造出香與聲，真是見神搗鬼也。文代爲摹擬，恍是真正有香，真正有聲，令吾讀之，猶在字裏聞出香來，行間聽出聲來，的是繪聲繪香之手。

你不合臨去也回頭望

情牽於望者，怨生於情矣。夫珙豈真怨鶯者，特以情之難致，轉若鶯之望爲可已耳。若曰：吾今而始悔，傳神。作者之多此一見也。然思我有慕於你，你不必有戀於我，此亦漠不相關矣，吾又何恨焉。夫老母之威嚴如此，你豈不畏懼之乎。

既曰畏懼之，則於萍客之踪，有去之弗顧耳。豈其潛行芳徑，動人桃花人面之思。風流幽艷。抑曰畏懼之，則於遊人之迹，有見之疾趨耳。豈其擅出香閨，竟學馬上牆頭之盼。乃回頭之望何爲者。

想夫眉纖新月，腰軟垂楊，我之心醉於你者多矣。然此皆美人之常也。獨是櫳門將入，此際已絕望於你，而秋波一轉，有令我黯然魂銷者，不得謂之寡情也。先作一跌，然後轉到不合，人情入理。使你之身心，不難自主，我正深幸其多情。如難自主也，則臨去低徊，夫亦可以不必矣。

想夫鶯語嬌傳，香塵淺印，你之留意於我者多矣，然此或適然之事也。獨是梨院將歸，彼時已罔冀於你，而杏臉斜回，有令我悠然神往者，不得等於陌路也。使你之出入，有可自由，我豈不圖其注念。如不自由也，則回頭顧盼，夫亦覺其多事矣。口吻畢肖。

天下惟閨人之瞻矚，最足以娛人。茲則若有心，若無心，欲置也而不忍置。是羊車入市，看殺衛玠，而魚輶返閣，望殺張琪也。奇想天開。回思柳外之俄延，竟成一夢，我能無嘆自於你也哉。

天下有偶爾之流連，不勝其後悔。茲乃若有意，若無意，欲行矣而不遽行。是回頭一笑，百媚俱生；回頭一望，千愁頓結也。天然妙對。轉憶花間之邂逅，無限傷懷。我能無惆悵於你也哉。

而今而後，倘再與你相遇乎，我亦不欲望你矣。更妙。

如雙文之美艷，即不回頭亦豈忍置之。不合之爲言，非真謂其不合，情至則怨生也。文緊承上文，說來句句是回頭體態，句句是不合神理，並無一句說煞，亦無一筆與臨去秋波相犯，而構思之巧，吐詞之秀，無不各臻其妙，真風流領袖也。

今夜我去把相思投正

良夜不虛，而相思又歸著矣。夫相思苦境也，而生若甚樂，則以此夜之投正耳。玠曰：我之於鶯也，自花間乍遇，而

相思已透於骨髓矣。相思二字有來龍。雖然，兩心未照，不得謂之相思也。今幸矣，往日淒涼，空染文園之病；今宵酬贈，足驚道韞之才。

芳春虛度。就驚詩說。我固知其難度也；蘭閨寂寞，不殊雲館之蕭條。

長嘆應憐，我自爲之相憐也，牆內愁吟，似識廂中之客意。然則小姐竟許我爲知音。有知音焉，則生感矣。感之至，感慕見相思根蒂。則有所不忍忘，而迫爲相思。

我竟得小姐爲同志。有同志焉，則生慕矣。慕之至，則亦有所不能釋，而結而爲相思。

小姐既去，從小姐去，落到吾去。而憩息於香幃。新愁和漏水，低頭不語對銀缸。

我亦將去，而徘徊於斗室。隻影待更殘，抱膝無心揮玉軫。

今夜之相思，非復仍前矣。我思其貌，則宜嗔宜喜，較親於初見之龐。點可喜龐兒。

今夜之相思，非猶夙昔矣。我思其聲，則如瑟如簧，倍切於隔花之語。照瀝瀝鶯聲。

且也爲之思其步，則徑紆行慢，恍如洛女之凌波，勝覓香塵之底印。照步香生印泥淺。

且也爲之思其衣，則風過香生，宛若荀郎入座，能留旬之清芬。照風過處花，花香細生。而深我思者態也，曲檻閑憑，有花鼓柳鞭之嬌，覺風前却立，照垂柳晚風前。其態未全。而永我思者情也，新詩屬和，有夫唱婦隨之樂。覺眼角遙傳，照臨去

秋波。其情猶淺。

月色其溶溶矣。又從自己詩說。而皎然入我懷者，偏覺其嬋娟，則我之相思，月姊諒之。

花陰其寂寂矣，而嫣然娛我目者，倍呈其鮮好，則我之相思，花神鑒之。

我初不意有今夜也，我亦何幸有今夜也。今夜我去把相思投正矣，夫安得小姐之芳魂，入我夢中，即爲驚夢伏脈。一訴

相思哉。

酬韻非生所料也，酬韻之篇，幾於傾心吐膽，更非生所料也。君瑞此時那得不驚喜欲狂。篇中千回百折，實實還他相思，實實還他投正，覺一日相思十二時，無此情種。君亦自有所思歟，何言之親切也。

佛啰成就了幽期密約

祈於佛者，事褻而心誠也。夫幽期密約，豈可以告我佛。而珙以成就祈之，將冀有一誠之格乎。生曰：珙處洛下，鶯處河中，相距甚遠也。佛寺之遇佛若爲之引矣，佛自不得擅干。尤願吾佛之始終之也。

蓋鶯之性情，梅香知之。梅香休劣，誰使之不劣乎。頂上三句唱出佛字。鶯之舉動，夫人主之。夫人休覺，誰使之不覺乎。至於籬頭暗吠，雄如寶座象玉鳴；牆角遙驚，猛似蓮臺獅子吼，可作犬賦，又恰是普救寺中犬。則犬兒之惡，亦大可恐怖也。又誰使之不惡，等於象降而獅伏乎。發慈悲心，運廣大力，頓筆有力。非吾佛不爲功也。

佛啰，證身金界，雖五蘊之皆空。此是要佛之恕之。

佛啰，閔念凡夫，奈六根之未淨。

佛啰，教秉如來，當來垂鑒。此是要佛之憐之。

佛啰，寺名普救，宜救相思。

佛啰，如珙之與鶯，可締同心於百歲，早移來撮合之山。此是謂佛之證明之。

佛啰，如鶯之與珙，曾私一笑於三生，善付囑氤氲之使。

佛啰，婆心素熱，忍看我欲斷肝腸。此是謂佛之必救。

佛啰，法眼宏開，忍見伊空留顧盼。

佛啰，度我以般若航，離苦海而入愛河。此是謂佛之當救。

佛啰，沃我以清淨水，滌六塵而降三昧。

佛啰，陰爲之調護，芳晨良夜，好開方便之門。此是謂佛之當如是救。

佛啰，默佑於虛空，旅客閨人，共證風流之果。

佛啰，以戒珠照此昏衢，勿令曲院尋香，不識西來之路。此是謂佛之不可不如是救。

佛啰，以慧劍破諸煩惱，勿令蕭齋臥月，徒牽夢幻之緣。

佛啰，幽期得遂，吾當一心皈依，五體投地。此方是寫題面。

佛啰，密約如諧，吾且重光寶剎，再整金身。

佛啰。

千呼萬喚，驟讀之是文人戲筆；細思之，却是張生至情。即使吾佛無靈，亦當叫活起來，況大慈大悲，有感必應者乎。
語云：慧業文人，應生天上。具此錦心繡口，定不得以凡夫目之。

繡幡開遙見英雄俺

僧也而英雄，非凡僧矣。蓋和尚者，英雄之退步；而英雄者，菩薩之本色也。君子知惠明於是乎不凡。若曰：俺自

一人空門，自惠公悟後語。而生平之豪氣，幾無以自見矣，今乃得一見生平也。

幾聲鼓，一聲喊，俺去矣！

以課誦之鼓，易而爲徵伐之鼓，調侃得妙。一鼓豈足以作氣。然陷敵衝鋒，有俺在而鼓聲乃益壯。

以諷讀之聲，而變爲吶喊之聲，先聲豈足以奪人。然潰圍侵援，有俺在而喊聲乃益高。

俺去矣，何必擁大纛於行間。而柳映花遮，宛列堂堂之陣，則繡幡開也。解元試憑高而望之，有聲有色。遙見夫鐵棒摧時，海波翻矣，山岩振矣，而俺惟是挺然一往，竟同獸起鳥伏之勢，非英雄焉有是也。解元以風流人，風流慈悲，何處更用得着。而見英雄俺，必且奮弱爲強也已。

何必見高牙於馬上。而風馳電掃，儼如正正之旗，則繡幡開也。大師試極目而送之，遙見夫戒刀指處，天關撼矣，地軸搖矣，自是驚天動地。而俺而過蕭然一身，直走金戈鐵騎之中，非英雄而何敢然也。大師以慈悲人，而見英雄俺，必且轉驚爲喜也已。

夫自以爲英雄者，飛虎將也。然伊英雄假，不若俺英雄真。分別得妙。降幡之豎也，在此行矣，佛力雖云可恃乎。而憑虛莫濟，不得不托英雄於俺。擁華幢而奪赤幟，俺有進無退耳。筆力勁圓。

抑共以爲英雄者，白馬將也。然俺英雄去，方得彼英雄來。應合得妙。捷旗之至也，在此行矣，神威雖曰可憑乎。而安坐無爲，不得不讓英雄於俺。離香藹而犯風塵，俺旋往旋還耳。

向也聞殿角之春雷，雄心暗動，英雄未遇，共有此想，不獨吾師。無如削發披緇，英雄無用武之地。

向也聽松梢之風雨，殺氣時騰，不謂提刀仗劍，英雄有建績之時。

請觀今日之蒲東，是莽和尚得意語。竟是誰家之小姐。